

和风汉韵 日本文人写中国

(日)井上靖等/著

◎刘振生/译

第一部

伍狄人杂俎

李陵

杨贵妃传

鲁迅

第二部

抱城杂俎

上海

湖南的扇子

槐花盛开之歌

万里长城之歌

中岛敦

井上靖

竹内好

与谢野晶子

与谢野晶子

芥川龙之介

清原素子

井上靖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和风汉韵
日本文人写中国

(日)井上靖等 / 著 刘振生 / 译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风汉韵: 日本文人写中国 / (日) 井上靖等 著, 刘振生 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692-5738-0

I . ①和… II . ①刘… III .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
IV . ① 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9745 号

书 名 和风汉韵——日本文人写中国

HEFENG HANYUN——RIBEN WENREN XIE ZHONGGUO

作 者 (日) 井上靖等 著 刘振生 译
策划编辑 张树臣
责任编辑 张树臣
责任校对 孙 群
装帧设计 张赢予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59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
印 刷 吉林省科普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1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92-5738-0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两国关系如郭沫若先生所言，“黄河之水通江户，珠峰连着富士山”，是人们对于两国自然与历史渊源的一种美好表达，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格调。

日本自古以来即与中国进行往来。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种存在历史上以日本向中国派遣隋史、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学习以及中国的鉴真和尚、朱舜水等人东渡滞留日本传教、授法、论学、讲道而广为人知。甚至可以说，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一直是中国对日本进行文化输出。同时也在客观上为日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通晓汉学的文人。

中国历史文化自三国时期开始流传日本。有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令日本文人倾为之，甚至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根据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国内外的素材而进行了再创作，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带有日本审美特征的历史人物形象，从而为日本读者打开了一片中国历史的新天地，开拓了日本对中国文化、历史人物、历史大事的更多了解和认识。

近代日本在实行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西化的道路，但仍有很多文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情有独钟。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梦想，希望到文化母国中国大陆一游，以实现个人的“海外雄飞”。中国无论从历史遗迹，还是从自然风貌上要比作为岛国的日本更为壮阔、雄浑、悠久，这也是日本文人到中国游览以弥补其文化涵养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文人一路观光，一路记录，一路创作，最终其作品成为了日本社会了解中国和国人反观过去的生动而真实的记录。

本书所编译的历史人物方面的作品有《李陵》《杨贵妃》《鲁迅》等，地域风貌方面的作品有《上海》《湖南的扇子》《槐花盛开的大连》等。这两部分的作品分别从历史的角度、人物的角度、地域的角度、自然社会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文学的表达，反映出近代以来日本文人对中国的深厚“趣

味”，也是我们了解和反思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

希望通过这八部作品（多节选），让我们对日本吸收借鉴中国文化等有更多的了解，也为增进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了解有一定帮助，这恰如一把中国的琴而由日本艺人所演奏一样，其表达出的和风汉韵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写照。

目 录

| | |
|-----------|-------|
| 前 言 | / 001 |
|-----------|-------|

第一部 历史人物篇

| | |
|-------------|-------------|
| 李 陵 | 中岛敦 / 003 |
| 杨贵妃传 | 井上靖 / 030 |
| 鲁 迅 | 竹内好 / 065 |
| 献给梅兰芳 | 与谢野晶子 / 108 |

第二部 地域风貌篇

| | |
|---------------|-------------|
| 上 海 | 横光利一 / 112 |
| 湖南的扇子 | 芥川龙之介 / 209 |
| 槐花盛开的大连 | 清冈卓行 / 219 |
| 万里长城之歌 | 土井晚翠 / 260 |
| 后 记 | / 267 |

第一部

历史人物篇



李 陵

◎中島敦

汉武帝天汉二年九月，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北出边塞阻挡胡虏。沿阿尔泰山脉东南麓一直延伸到戈壁沙漠的崎岖不平的丘陵地带北行三十日，朔风吹面，寒气逼人，万里孤军独行的悲凉感油然而生。行抵漠北浚稽山麓，全军终于在此扎营，此行已深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北地深秋，苜蓿已枯，榆荚落尽，不要说绿荫，除了营地近傍那小片树林，附近其余地方连树影都轻易看不到，放眼望去尽是砂岩石碛，干枯无水的河床，一派荒凉的风光。极目不见人烟，只有旷野中寻找水源的羚羊偶然窜过。远山之上，雁群突兀地划破秋日的长空，急匆匆地向南飞去，但此间将卒谁也无暇看着它们作怀乡之思。因为他们正陷于危险的境地。面对以骑兵为主力的匈奴，没有骑兵同行（有坐骑的只有李陵和幕僚数人），仅凭步卒深入敌军腹地，可以说是极为无谋的举动。这支步兵只有五千人，没有后援，而浚稽山离最近的汉塞居延也有一千五百里之远。

如果士兵们不是对带兵的李陵有绝对信赖和服从，如此行军是不可想象的。每年秋风起时，汉朝北边剽悍侵略者便策驰大队胡骑蠢蠢欲动。边官被杀，边民被掠走，牲畜被抢去。五原、朔方、云中、上谷、雁门等地，历年蒙害深重。依靠了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元狩至元鼎的数年间，一度号称漠南再无匈奴王廷，但除那几年之外，三十年来北边的灾厄总是如此定期而至。霍去病死后十八年，卫青也歿于七年前，赵破奴全军降虏，光禄卿徐自为在朔北筑的城墙转眼间崩圯殆尽。现在尚能令全军信赖的将帅，只剩下去年远征大宛而扬名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而已。

这一年——天汉二年夏五月，抢在匈奴入侵之前，贰师将军率三万骑兵出师酒泉，进军天山，以击频繁西窥汉边的匈奴右贤王。汉武帝本欲命李陵担军旅辎重之任，然而李陵在未央宫武台殿奉召时，却极力请求免受此任。李陵是有“飞将军”之称的名将李广之孙，有祖风，弓马娴熟，数年前便作为骑兵都尉在酒泉、张掖练兵，教习骑射。年近四旬，血气方刚，担任后勤辎重之役未免大材小用。“臣在边境所养之兵，皆为荆楚一骑当千的勇士，恳请陛下命臣率彼等一军出师侧击，牵制匈奴。”对李陵的恳求，汉武帝也颌首允准，只不过，由于多路出兵，战马不足，却是无法分配给李陵一军。李陵对此倒也不以为意，尽管有点勉为其难，但与统领辎重相比，毋宁不惜身命率五千部下去冒险，“以寡击众，臣之愿也！”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对李陵此言大加赞赏，恩准其所请。李陵西归张掖，整顿部卒实时挥师向北进发。当时屯驻居延的强弩者尉路博德受诏，中途迎李陵，合兵一处。一路至此诸事顺遂，但再往前去麻烦事便渐渐多起来。原来路博德其人，是早年从军于霍去病的麾下而建功封侯的，十二年前更曾以伏波将军之职率十万大军消灭南越的元勋老将。后来坐罪失去爵位，屈居现职戍守西塞。这位论年龄可当李陵之父，论战功曾获封侯的老将，屈随年轻的李陵之后，无疑是件不愉快的事。他在迎接李陵军队的同时，已向皇都遣使上奏：“如今正是匈奴秋高马肥之时，孤兵殊难当尤擅马战之匈奴锋锐，不若与李陵一同在此守候，待明春率酒泉、张掖各五千骑出击，更为得策。”

当然，李陵对此奏表一无所知。汉武帝闻奏后雷霆大怒，他以为这是李陵和路博德合议后上奏的。你在朕面前那样大言不惭，如今一到边塞却突然胆怯如此，真是岂有此理。是时使节从皇都飞驰路博德和李陵的军营。对路博德的敕诏是：李陵在朕面前曾言以寡击众，故汝毋需与之协力。现时匈奴入侵西河，命汝独留李陵于此，速赴西河切断敌之进路。对李陵的敕诏：“速往漠北东至浚稽山南至龙勒水一带探视，若无异状，则沿故道至受降城驻兵小休。”不必说，敕诏中还严厉诘问，为何要与路博德合议作此上奏！就算不说孤兵徘徊于敌地的危险，指定的那数千里行军任务，对于没有坐骑的徒步军队来说，已是极难完成的。徒步行军的速度、拉曳辎车行进需耗的人力，秋至冬来塞外的气候种种因素考虑进去，其不可能性是不言自明的。虽然汉武帝并非庸主，但就像隋炀帝、秦始皇也非庸主一样，他们有共同的长处和短处。即便是爱宠无比的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当其以兵力不足为由

从大宛退兵，触怒了汉武帝，立时被拒于玉门关外。其实对大宛的征讨，也无非因圣上欲得那里的良马而已。天子一言既出，不管如何任性不合理，也要硬撑到底，何况李陵最初是自己恳求来的任务呢。仅仅因为王命没有顾及时令和距离的原因就踌躇不奉命，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李陵一行“没有骑兵伴随的北征”就这样出发了。

浚稽山的山间驻留十日有余，其间每日遣斥候远出探察敌状，并将附近的山川地形大小无遗地画成图册奏呈朝廷。奏书由麾下的陈步乐只身单骑随身带往皇都。被选出来的使者，向李陵一揖之后，从不到十匹的座骑中挑了一匹，上马挥鞭，疾驰下山而去。灰漠漠干涩的风景中，一军将士目送那一人一马的身影渐远渐去，心底不期然地紧缩起来。十日间，浚稽山东西三十里以内，一个胡虏都没见到。在他们之前，夏季里挥师天山的贰师将军，在击破右贤王之后，班师途中被另外的匈奴大军包围，惨遭失败。汉兵十死六七，连将帅本人也是险死还生。这流言也传到他们的耳中。打败李广利的敌军主力如今在何处？目前，因杆将军公孙敖（和李陵分手的路博德正是为之赴援）在西河、朔方一带抵御的敌军，从距离和时间来看，不像是所说的敌军主力，因为决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从天山赶到东边四千里外的河南地域。想来想去，匈奴主力现在应该是藏在李陵军队驻地北边的一处。李陵自己每天在前山的山顶上四处眺望，由东往南只见平沙漠漠，由西往北则是树木稀少的连绵丘陵。秋云之间偶尔只见鹰隼类的鸟影飞过，地面胡骑的踪影全无。兵车排列围护在山峡的疏林之外，里面是帷幕相连的兵营。入夜后，气温急速下降。士卒从稀落的树林中折取柴枝焚火取暖。

十日之间，渐入月黑之夜。可能由于空气干燥的缘故，星空非常之美。每夜从黑黝黝的山影里缓缓升起，斜斜拖曳着青白色的光芒照耀着。无事过了十余日，终于决定离开此地，沿指定路线转进东南的那一天晚上，一名步哨无意识地仰望灿烂的天狼星，突然就在天狼星下方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红黄色星星。“哦！”正惊讶间，那颗未曾见过的巨大星体拖着红色的粗大尾巴晃动了。接着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同样的光亮在其周围出现、晃动。步哨正待失声惊呼，那些远处的灯火突然忽地一起熄灭，刚才所见的一切，仿如只是发生在梦中。李陵接到步哨的报告，颁令全军做好明天天一亮就开战的准备。他外出巡检完各项部署之后，再回到幕营里，随即熟睡，鼾声如雷。翌日清晨，李陵睁眼醒来走到帐幕外，只见全军已依照昨夜的命

令排好阵形，静等敌人来犯。全军走出排列的兵车外侧，持戟盾者排前列，弓弩手排在后列。山谷两侧的山壁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森严静穆，各处的岩石阴影里，总似有什么东西隐藏其中。朝阳的光芒射入谷中——匈奴的习性，在单于向太阳晨祷之前似乎是不做任何事的——与此同时，迄今什么动静也没有的两侧山顶山坡上，突然无数的人影如潮涌出，撼天动地的喊声中，匈奴兵向山下杀来。前面的匈奴兵逼近到二十步距离时，鸦雀无声的汉营蓦地鼓声大振，千弩齐发，数百胡兵应弦而倒。刹那间汉军前列的持戟者向立足未稳的胡兵猛袭。匈奴军完全溃散，逃回山上。汉军乘势追杀，斩虏首级数千。辉煌的一仗完胜对方。然而，顽固的敌军并没有意思就此撤退。仅仅今日来犯的敌军人数已经超过三万，而且从山上挥舞的旗帜标识看，毫无疑问是匈奴单于的近卫军。单于如果在此的话，后面还集结着十万八万敌军是可以想见的。李陵立即下令军队撤离此地向南移动。前日原定由此向东南二千里外的受降城进军的决定做个更改，改行半个月前从南面来时的旧路，希望尽早回到居延要塞（说来，居延要塞距此也有一千数百里之遥）。南行第三日的中午，汉军后面北方的地平线上，只见黄色沙尘如云般飞扬。那是匈奴的追兵到了。翌日八万胡骑利用骑兵的快速反应，把汉军前后左右如铁桶般包围起来。不过吸收早前失败的教训，并没有逼近，只是远远地包围着南行的汉军，从马上远远放箭。李陵命全军停下，结成战斗阵形，敌军即刻驱马远远退避，避免近身肉搏。一旦汉军再开始行军，匈奴人又逼近来放箭。汉军行军的速度被大大拖慢，死伤者与日俱增。就像跟踪在又饿又累的旅行者身后的旷野狼群一样，匈奴兵执拗地持续着这样的战术追逐于后，一点点增加对手的创伤，窥伺时机予以最后的致命一击。边战边退，继续向南行军数日后，汉军在一个山谷中暂驻休整一日。此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负了伤，李陵点了一次名，检查伤亡情况。之后分派身上只有一处伤的人仍然手持武器战斗，两处负伤的人帮忙推战车，三处负伤以上的伤者才坐担架或扶行。由于运力不足，战死者的尸体只好遗弃在旷野里了。当夜，在阵中视察时，李陵偶然在一辆辎重车中发现一个男装的女人。全军的车辆一一调查之后，又搜出了同样隐藏在军中的十几个女人。往年关东群盗被戮，其妻子等人被逐迁居于西部疆界，这些寡妇缺衣少食，结果有不少人或者改嫁边境守兵为妻，或者做了妓女，专做边境守兵的生意。藏在兵车中一路跟随来到漠北的，便是那些女人。李陵只是简单地下令军吏把这些女人斩了，没再追究把

她们带来的士卒。山涧的凹地里瞬时被那些揪去的女人们尖利的哭叫声所充塞，片刻之后，那些哭声突然像被沉默的黑夜吞噬了一般消失了。将士们在营幕中神色肃然地倾听着。

翌日敌军多日未曾有地逼近来展开肉搏战，汉军不顾一切地英勇反击。敌军遗尸三千余具。因连日的游击战郁闷了的士气顿时振奋起来。第二天开始，继续沿着龙城的旧路开始向南撤退。匈奴又再施用原来远远包围的骚扰战术。第五日，汉军闯入了无垠沙漠中偶然可见的沼泽地。水面凝结着薄冰，在没胫的泥泞中，无边无际的枯苇草荒原好像总也走不完。绕到上风处的一队匈奴采用火攻，朔风吹动烈焰，在晴空下闪着白色光辉的火焰飞速地朝汉军逼近。李陵立即命令把近处的苇草点着迎上去，总算逃过了火厄。火厄是逃过了，但沼地上推车行走的困难难以形容。找不到一处可驻脚休息的地方，在泥泞中步行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终于抵达丘陵地带，马上又遇上了埋伏在那里的敌军主力的袭击。一场混战。为了避过骑兵的强烈突击，李陵丢弃了辎重车辆，把战场移向山麓的疏林之中。林间的弓弩猛射奏效。对准出现在阵前的匈奴单于及其近身卫队一阵连弩乱射，单于的白马前蹄直立，把披青袍的匈奴王甩在地上。两名近身护卫来不及下马，一弯身从左右挟起单于，全队立即围拢过来护着单于速速退走。数个时辰的混战之后，虽说把顽固的敌人击退了，但这却是连日来最艰难的一场恶战。敌军抛下数千具尸体，汉军也有近千人战死于此。从捉到的胡虏口中，得知了敌军中的一些消息。据说单于也惊叹汉兵的顽强，居然对二十倍以上的匈奴大军毫无怯色而一日日向南行进，颇有诱敌之疑，或者是附近另有伏兵，有恃无恐？前夜，单于召集诸将商议此疑虑及对策，结果主战派占了上风：尽管这一层疑虑很可能是真的，但单于亲率数万精骑若不能消灭汉军这支孤兵，未免太过丢脸。此去向南四五十里山谷延绵，莫若在此间全力猛攻，出平原后再全力一战仍然不能取胜的话，那时便收兵北返。听到俘虏所讲的这一番话之后，校尉韩延年以下汉军的幕僚脑中都不由地涌出微弱的希望：也许生还有望了。翌日胡骑的攻击更为猛烈。大概这就是俘虏所言的最后猛攻开始了吧。袭击周而复始，一日十数回，汉军顽强反击，一边徐徐向南行进。经过三日的行军，终于走出丘陵来到平沙无垠的荒原。一到平地胡骑的威力倍增，匈奴凭此优势全力压向汉军，但最后还是遗下两千具尸体无功而退。如果俘虏所言不假，那么胡骑应该就此放弃追击了。一个普通俘虏说的话，似

乎本不值得这么信以为真，但尽管如此，所有的幕僚无疑都稍稍安下心来。

当夜，汉军一个叫管敢的军侯从阵中脱逃奔往匈奴军中投降。那人过去是长安京城的恶少，前夜任斥候时失责，遭校尉成安侯韩延年当众辱骂鞭笞，故怀恨投敌。也有人说，日前在溪涧被斩杀的女人之一便是其妻。管敢知道匈奴俘虏招供泄露之事，因此逃入匈奴军被带到单于面前时，便极力陈说完全不必惧有伏兵而撤军。他说，汉军并无后援，箭矢也快用光了。负伤者陆续增多，行军极为困难。支撑汉军的核心，是李将军和成安侯韩延年各率的八百人，分别以黄旗和白旗为标记，明日胡骑精锐只要集中攻击将他们击破，汉军便一败涂地走向溃灭。单于闻之大喜，厚赏管敢，实时取消了北撤的命令。翌日，匈奴军的精锐部队，高声呼喊着“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朝着黄白旗帜的地方发动猛袭。汉军被敌军的攻势所迫，一步步从平原退往西面的山地，最后无奈退入远离撤退路线的山谷中。四面山坡上敌方的箭矢如密雨射来，而汉军箭矢已绝，全无还手之力。遮虏要塞出发时，每人带了一百枝箭上路，如今这统共五十万枝箭已悉数射尽。不但是箭矢，全军的刀枪矛戟也都折损了一半，实在已到了断戟折剑弹尽粮绝的地步。尽管如此，士兵们没有长戟就把车轮拆下来作武器，挥舞短刀奋战不息。越退进深谷，地形越发狭窄，胡兵从山上把大石推下来，这些滚石给汉军造成了比弓箭更大的死伤，死尸和乱石堆积，军队已寸步难行。当夜李陵身穿短打便衣，禁止任何人跟随，一个人到幕营外巡看。月亮从峡壁上探出头，照亮山谷中堆积狼藉的尸体。从浚稽山撤退那天是没有月亮的暗黑之夜，现在月亮又开始明亮起来了。月照满地的寒霜，迎着月光的斜坡好像被浸在明亮的水中。幕营中留下的将士，从李陵的打扮上揣测，都认定他一定是单身去探敌阵，或者是企图去行刺单于。李陵久久未归。兵士们屏息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远山上的敌垒吹响胡笳。久久之后，门帷无声掀起，李陵低头走进幕帐。“完了”，好像叹气似地只吐出这两个字，颓然坐下。过了一会儿，低头谁也没看地又补了一句：“看来只有全军战死一条路了。”同在幕帐中的诸人都默不作声。俄顷，一名军吏啜嚅着打破沉默说：“昔年赵破奴被胡骑生擒，数年后脱逃归汉，皇帝并没有治他的败降之罪。依此前例，率孤兵而令匈奴震惊莫名的李陵，假若能脱逃回到皇都，大汉天子一定也会给予应得的恩赦的吧。”李陵打断说：“关于我的事以后再说。总之假若现在还有几十枝箭在手，还可以考虑如何突围，但如今弓折箭绝的状态，明天天一亮全

军就束手待降了。为今之计，只有趁今夜冲出重围，各自作鸟兽散，其中或许有人能逃回边塞，向天子报告军队的实情。我想现在我们所在地是北方的山谷，离居延有数日路程，此举成败固难以预测，但事到如今，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幕僚诸将均颌首称是。全军将士每人派发了二升干粮和一个冰片的饮水，吩咐大家不顾一切奔逃回遮虏要塞去。同时，砍倒掩埋了汉军的大旗，毁坏了可资敌用的武器兵车。夜半，击鼓起兵。军鼓的声音是惨烈的。李陵和韩延年校尉一同跨上马背，带领十余名壮士冲在前面，从白天逃进来的峡谷东口突围而出，疾走南逃。初月早已沉下地平线。汉军出其不意的行动奏效，全军三分之二一举冲出了被包围的谷口。但是旋即便又被敌方的骑兵追上。步兵大部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只有数十人在混战中夺得敌军的战马，快马加鞭向南方疾驰而逃。甩开了敌军的追击，李陵在夜色中白茫茫的平沙上点检了一下逃脱的部下人数，知道有逾百人逃脱后，他自己掉转头，打马奔回峡谷入口的血腥战场。其时他已身被数创，自己的血和敌人的血濡湿在一起，戎衣倍觉沉重。和他并肩作战的韩延年已在他之前战死。部下和全军士卒死伤殆尽，无颜归见天子。他手持长戟，又一次冲入乱军之中。夜色中敌我难分的混战中，李陵的坐骑被流矢射中倒地。几乎与此同时，正要戟刺前面之敌的李陵，突然后脑受到一记重击，刹那昏迷。他跌落马下，匈奴兵十几人飞扑上去，像迭罗汉一样把他掀倒在最底层。

二

九月，北征的五千汉军，十一月，只剩下不到四百疲劳带伤群龙无首的残兵逃回边塞。战败的消息即刻经由快马驿送到皇都长安。汉武帝没有想象中那样大发雷霆。担当主力的李广利大军也遭惨败，没理由对只是副将的李陵所率的孤兵抱以太大期望。再说，他想李陵本人一定也已战死沙场。只是，之前作为李陵的军使，从漠北带来“此间无异状，士气高昂”军报的陈步乐（他曾作为喜报军使而被升官，就此留任皇都），此时不得不自戕以赎其罪。其实那军使也有点无辜，但情非得已。第二年，到了天汉三年的春天，汉武帝收到确切报告，说李陵并没有战死，被生擒后投降了匈奴，这消息让他雷霆震怒了。汉武帝登位四十余年，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然而脾

性暴烈尤逾壮年。喜好神仙之说，亲近方士巫贤的他，已经多次受欺瞒于自称尊崇其绝对权威的方士。大汉声威登峰造极的五十余年亲临其间的这位伟大君主，中年以后，一直对死后灵魂的世界深抱焦虑。正因为如此，在这方面的失望令他大受打击。这些打击在他本来豁达的心胸里，一年年植入对群臣猜忌多疑的种子。李蔡、霍青、赵周，一个个丞相接踵被定罪处死。现时的丞相公孙贺，在接受任命时，如此恐惧自己将来的下场，竟当着汉武帝的面甩手大哭。风骨硬朗的汲黯离职后，包围在皇帝身边的人，不是佞臣，便是酷吏。

这样，汉武帝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罚李陵。李陵虽然身不在帝都，依罪可罚及其妻子眷属家财。以酷吏闻名的某廷尉，专擅窥伺皇帝的面色枉法逢迎。有人以法律的权威质疑他的做法时，他振振有辞回答说：“昔皇之命谓之律，今皇之命谓之令。所谓法律，不外是当时君主的意愿而已。”

群臣大抵和这廷尉是一类的东西。丞相公孙贺、御史大夫杜周、太常、赵弟等衮衮诸公，没有一个人敢触犯龙威为李陵稍作辩护。他们都极口詈骂李陵的卖国行为，宣称曾同李陵这样的变节者同仕于朝廷引以为耻云云。众口一辞，指称李陵平生所为桩桩件件都早有疑点。李陵的堂弟李敢自恃受宠于太子骄恣横行，也成了诽谤李陵的口实。缄口不言保持沉默者，已经算是对李陵怀有最大善意了，而这样的人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只有一个人，以沉痛的面容注视着这一切。这些现在极口谗诬李陵的家伙，不就是数月前李陵离帝都出征时为之举杯壮行的那些人吗？漠北使者来奏报李陵军队安然无恙之时，吹捧“名将李广之孙果然虎门无犬子”大赞特赞李陵孤军深入的，不也是这些人吗？恬然忘却前言的这些高官显贵，以及尽管明知是谄谀之词而甘之如饴、讨厌真实声音的君主，在这个人眼中看来，是何等的难以理解。不，并不难理解，其实早已知道人心就是这样的丑恶，然而这实在是令人恶心。作为上朝的下大夫之一员，他也被轮到皇上垂问了。于是，这个人朗声褒奖李陵说：“臣观李陵平生，事亲以孝，交友以信，常奋不顾身殉国之急，诚堪曰国土之风。今日不幸一次战败，君王之侧这些平日只识全身保妻子的佞人之徒，夸大歪曲李陵的一次战败，以蔽圣聪，实在令人遗憾。本来李陵这次出兵，率不足五千之步卒深入敌后，令匈奴数万之师疲于奔命，转战千里，直至矢尽道穷，全军张空弩冒白刃，犹自死战不休。得部下之心而力死报之，此古之名将无不以过之。尽管战败了，但其善战事迹已

足以彰显天下。依臣之见，其不死而降虏，或潜身于彼地欲有以报汉，未可知也……”

群臣惊惶了。居然有人笨到此时此地说出这番不合时宜的话。他们战战兢兢地仰窥天子的脸色，看到汉武帝牙关紧颤，不禁又都心中暗笑：且看你这个骂我们是“全躯保妻子之佞臣之徒”的家伙，会有什么下场！目不旁视的此人——太史令司马迁刚从君前退下，“全躯保妻子的佞臣”之一就马上站出来向武帝揭发司马迁和李陵的亲密关系。还有人奏陈，太史令因故和贰师将军有嫌隙，他之所以称赞李陵，是想陷害比李陵先出塞无攻而返的贰师将军。大家异口同声说他，小小一个掌管星历卜祀的太史令，岂能如此大胆胡言！令人惊奇的是，李陵的家眷还没被定罪受罚，司马迁先被定罪受罚了。翌日，他被发付廷尉，所定刑罚为宫刑。古代中国的主要的肉体刑罚有四种，为“黥”“劓”“刖”“宫”。在汉武帝之祖父汉文帝的时代，四种体刑中三种被废止，惟有宫刑仍保留下来。宫刑是一种让男人不再是男人的古怪刑罚，也称为“腐刑”，之所以有这称呼，是因为受刑的创口会散发出腐臭，也有说是形容受刑后的男人变成不会结果的腐木一般。受过宫刑的人被称为“阉人”，不用说，宫廷里的宦官大部分都是受过宫刑的。大名鼎鼎的司马迁竟是遭受了这样的刑罚。不过当时的司马迁还没有后来作为史记的作者的煌煌巨名，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文笔吏而已。在旁人看来，他虽然头脑明晰但却太过自信，不善与人交往，争辩起来总不服输，总之是相当任性傲慢的固执家伙。他受罚腐刑，谁也不会特别感到惊奇。司马一族最初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转到晋国，再入仕秦国，第四代的司马谈入仕汉朝，于建元年间作为太史令服侍汉武帝。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其专门知识除了律学、历学和易学之外，精通道家学说，同时博识儒、墨、法、名等诸子之说，分别作为一家之见而统揽于胸中。他完全把对自己头脑和毅力的强烈自信传授给了儿子司马迁。他对儿子所施的最大教育，是在完成诸种学问的传授后，让他周游海内。在当时这算是很与众不同的教育法，但无疑对于将来司马迁成长为历史学家有极大的帮助。

元封元年，武帝东巡，登泰山祭天。暖肠热肚的司马谈刚好那时病倒在周南，感叹汉天子首次封禅的大喜日子，独我一人竟不能随行观礼，郁闷发作竟一病不起。他编述古今一贯的通史志愿，结果只搜集了素材就停滞下来了。司马谈临终的样子，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一章中有详细描述。据说，司